



飲病論

全

十武
949



御中門
號 349
卷

飲酒論序

孟子曰君不忍人之政矣

君不忍人之政矣

君不忍人之政矣

君不忍人之政矣

君不忍人之政矣

君不忍人之政矣



大南論序

午必類中風者先賢以云
類於中風乃不言何病也
愚以多羊所歷試之則
此即仲景氏所謂飲病也
今半身不遂或為眩暈者
依飲病之治方得全效因
多矣不是愚者子慮之一

得耶其論證与治驗以刻
後之為否云
寶曆三年癸酉冬十月東
都杜養石崎博古文素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頌之編序

望之經方經緯乎經持也
古才操子之不可偏廢也且經
之不可古之經方者古之經
之經也古之經方不可不學也
善經者先其經之經度且千
古而不可廢也子見之於今
善其經之經方者經之經

才國の自給に足らざるは、
是子一冊の自給に足らざるを
とわ恒に教ふに足らざるを
今より可成るに足らざるを
主として、
とあるは、
一紙の後に、
とあるは、

之已に編刺を、
難く、
且就其必、
可也、
方其、
徑、
其、

利之乃其所以能之也其所以能之者
士大夫精神先生建維棟孤
之徒抱病解纜以安之時休
甲雖之亦自其生之經者實有
年利也物見乎一假坐元再倚
晚景之安說物也其時官古是
今又之善而如之蹈也子路其亦謂
如之學子雖之其如子世孰與孰

方品何可母余之數後古之古幼
子學及子能痛痛一也而彼何道
之徒以已甜口然古亦不倍情年
夫之飲以清者於古之清者古者
嗜之其也其痛厚為多端人其
也之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可經也之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是字接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後中彼備疏方其仍於序之

寶曆四年甲戌冬十月

蘇

守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飲病論

朴菴石崎淳古玄素著

以余觀之世稱類中風者仲景氏所謂飲病也仲景金匱要略舉四飲六證詳論之其書詞簡而不易通曉也飲病之主方變出人意之表然其論稍似有所遺者但意味深長寓之不言中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余累月積年用心乎飲病也久矣久而似其惑稍解者經曰法於往古驗於來今是之謂歟金匱要略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又曰有留飲有伏飲也此六飲者謹考之靈素脈要精微論曰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經甲乙以此察之則四飲六證之中止溢飲一證病變最多端而

至其變雖仲景不盡言之可推而會其意而已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而五經並行此論水道之常也亦經曰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此論氾濫妄行之變也仲景氏所謂四飲六證是也唐宋以來方書以飲病通謂痰名狀未詳也余以數年所歷試者論焉先賢所詳論者今不贅之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者力能足舉重日遠行不倦年逾四旬腎氣衰後肌肉自然減少身體益輕體不疲勞起居常安而終天年者真壯者也亦形肥盛者力不能舉重身體重而不能遠行欲與壯者疾行則氣急身體怠惰彼壯者既逸百步之外此未至五十步豈壯者

同日之談哉或壯歲時視之如無病者年逾四旬或五十有餘而肌肉不減少而濯々然肥盛此非津液充滿者所謂溢飲者也仲景曰色鮮明者有留飲是也溢飲稽留于腸胃之外年四五十而不去則或病腫脹或病痺不仁或病半身不遂口眼喎斜也是故世俗相傳肥胖者多為中風半身不遂疾預防之可也是人之所視也或問曰肥盛者身體重而欲行則氣急而不能行者溢飲而非肌肉滿壯者或為腫或為痺不仁或為半身不遂等疾也聞吾子說其因始粲然而其形狀未詳之可得聞乎曰渴暴多飲溢入於肌皮腸胃之外久而不去則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其入溪內居於榮衛壯歲時榮衛盛而能流行故

如無病者年逾四旬腎氣衰後榮衛稍微三焦不能御飲邪獨留而不去則為半身不遂口眼喎斜也其邪入益深走於腸間則為腫脹也血絡篇曰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是也或亦問曰肥盛者年逾四旬後病腫脹者親視之故以吾子之說為信也金匱水氣病篇有五水七證痰飲病篇又有四飲六證今飲病之腫與水病之腫何以別之哉答曰到洪腫則形狀相同而不相分也痰飲病篇之四飲六證與水氣病篇之五水七證其因不同脈證亦異詳千金匱飲病之候其脈沉弦沉緊急弦偏弦弦數弦緊伏也水病之候其脈沈緊浮洪沉滑浮緊沉遲也痰飲病篇有五臟之水水氣病篇亦有五臟之水也痰飲病

篇曰水在心曰水在肺曰水在脾曰水在肝曰水在腎亦水氣病篇曰心水曰肝水曰肺水曰腎水曰脾水其於痰飲病篇也曰水在五臟其於水氣病篇也曰五臟之水其外證亦異也溢飲者飲水溢入於肌皮腸胃之外不去則為留飲留飲久而走入於腸間變為腫也亦水氣病水直在腸胃宿水是也故金匱曰結在關元又曰血為水或外感水濕之氣發腫者水病類也非溢飲矣五癰津液別篇曰水溢則為水脹所謂溢飲也是以仲景論飲也不言飲而謂之水也飲病與水病不可同日而論治方亦異也飲病主方十棗湯甘遂半夏湯青龍湯木防己湯澤瀉湯己椒蘆黃丸五苓散等也水病主方防己茯苓湯越婢湯甘

草麻黃湯麻黃附子湯也唐宋以下方書飲腫與水腫混雜而治方不相分今習之而令人就於死地者仲景氏罪人也或曰金匱曰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軀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沈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營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

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是以察之吾子所謂留飲腫難信用也答曰金匱所謂水寒結在關元者此經所謂積水也飲水溢入於肌皮腸胃之外而留不去謂之留飲留飲年盛不覺之腎氣衰後留飲欲去走入於腸間變為腫又所在關元結寒水動時為腫年盛不覺之陽衰後腎氣上衝寒水微動始知之矣此以庸工以積水為留飲而誤治焉故仲景戒之矣是非留飲謂不為腫治積水以留飲之治方故正之也此證金匱有論而無方余多年歷試之依賁豚之治方間有得效者方桂枝加桂湯或桂苓木甘湯也尚俟來哲余稱飲腫者以所親視者試言之

○男子形素肥盛年五十有餘而肌肉不減遠行則足懈
 急或酸痛仲秋至孟冬小水頻數少睡一夜心下惕然悸
 要畧曰水在診其脈甚急弦也至此時小水快利半時脈
 腎則心下悸診其脈亦急弦而小水快利如此三
 復如故又經旬日心下悸脈亦急弦而小水快利如此三
 次至季冬始發附腫水熱穴論曰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足膝及面目腹脹
 滿而小水不通也調經篇曰形有餘則腹脹溼澁不利治之小水快利其腫
 雖減大半復水而死也如此病者所親視者十有餘人也
 余先不知病因束手而見斃而已亦肥盛而病腫脹者不
 視其始而視其終不可舉數也形肥盛者年逾四旬或逾
 五旬後病飲腫者其始發時防漸去微則庶幾猶全十之
 七八歟至洪腫愈扁之技亦無如之何矣

○婦人年二十有餘形至肥盛小水澁而經水又不調也
 愚意是飲病也故投之以利水之劑用之三月而覺小水
 快利而後大惡寒甚發熱狀如瘧三日而熱退如故又經
 旬日發寒熱三日止而后發附腫亦經旬日發寒熱三日
 而止腫益甚手足面目腹脹滿利水之劑數服全愈也愚
 按其始治之以利水劑肥盛者當瘦却發腫至脹滿是消
 飲之藥多服而津液與飲水相分飲水獨浮表為腫其發
 寒熱者此邪正相離兆也此人雖有溢飲壯歲而不覺之
 今以外提滲利之藥劑強治之故邪正相離時發寒熱而
 為腫脹者也溢飲肥盛者壯歲時強而欲除之滲利之藥
 劑多服時發寒熱為腫滿而后當除其飲矣吾徒察焉

○男子年五十有餘素肥盛二三年以來肌肉半減要畧曰素盛今而後面部至足有微水氣睡臥則驚病者故不得臥驚則而喘逆調論曰夫不得臥臥胸痛脈解篇曰所謂胸也府大便利後喘止復舊診其脈右獨弦也弦者飲也金匱曰脈遍知為飲病投之九味半夏湯兼以腎氣丸全愈此人飲水溢在肌皮腸胃之外壯歲時不覺之今腎氣衰榮衛微而飲邪走於內在腸間已發是洪腫之兆也防其微去飲水而全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肌肉良肥者孟秋患欬嗽旬日止後氣微急也一日小水大通氣急甚半時而止每小水通覺氣急其脈右獨弦也用小青龍湯全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卒然發喘其脈弦數手足面部有微水氣用小青龍湯喘止後用九味半夏湯兼以腎氣丸五旬日愈庸工不知病因謾投藥治一違則發腫腹脹滿而至胸膈則為不治之證也

○男子素肥盛年四十有餘發腫面部四肢及腹脹滿經三十日而陰囊陰莖俱腫小水短赤中有濁其色猶蘇木煎汁投滑石晝夜計之漸二三勺也衆醫是為必死也余診其脈微弦也雖不知其始素肥盛今患腫滿以此知為飲病而投之以青龍湯其腫減大半而臍下至臍傍築然有動氣是賁豚之微者也兼以桂苓朮甘湯經三旬而全愈也或曰今患腫脹者腹脹肢滿及陰囊陰莖俱腫者

脾腎虛之腫滿也赤水玄珠所載壯原湯者脾腎虛腫脹之主藥也今不用壯原湯等藥劑而用青龍湯發表之藥劑者違先哲之意何哉答曰汝視傷寒論未視金匱要略歟夫青龍湯者在傷寒家投之熱中則出汗令邪發表譬如龍得陽氣而飛揚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亦在飲家而投之水病治飲者譬如龍潛於深淵去汚濁其水清麗而自然流行也蓋飲腫有新古飲水溢入於肌皮腸胃之外而不經日有發腫者亦經年月而有發腫者也唐宋以下方書水腫與飲腫不相分而立論則以金匱要略水氣病篇論之用方則以痰飲病篇之方者論與方齟齬是所以不知飲腫也見內經篇中水字或腫字謾與水氣病篇合論

者多或曰內經論諸水氣皆諸臟本論也是金匱痰飲病篇所以不心解也視患腫脹者謾為脾腎虛之說矣蓋大病後及元氣虛脫脾腎敗壞而四肢發肘腫者以必死論之無方也余所謂腫脹病者其因飲而壯歲時不覺之五八四十後腎氣衰榮衛微而三焦不能御閉塞而為腫脹也當此時欲補腎則腫滿急也經曰急則治其標以此飲水減大半後補腎則無復水患得全效者也今有治腫病者其方以菽麥代米令之食藥物細咀而不使之知而為禁方也彼溢飲不日而為腫脹者雖能治留飲經年月為腫脹者不能全治小水雖一快利復水而死者多彼知藥未知病也自曰吾治腫病而已不言他也

苓朮甘湯
制之飲

○男子年四十有五素肥盛忽發癰腫背骨五推至枕骨長尺餘下徑五寸潰敗為膿大推至髮際色紫黑不為膿亦至枕骨徑三寸潰敗為膿而發肘腫面部手足及腹脹滿陰囊陰莖俱腫氣急小水不通食日減仲冬至孟春腫脹益盛食已絕精神恍惚而不識人事也衆醫束手告期矣余診之其脈微弦而膿水存生色故投之九味半夏湯加人參白朮當歸肉桂防風黃芪用之三日而食進旬日小水快利其腫減大半而膿水已盡後臍下至臍傍有微動氣是腎積也故倍加肉桂茯苓白朮加芍藥用之三十日而全愈也是癰腫屬飲家者也論見下

○男子年十有八仲秋患欬嗽吐涎沫寒熱往來有盜汗經三十日而四肢及小腹發腫小水不通氣急不得臥食日減少經五旬日而絕穀三日精神恍惚也俗言之虛欬醫亦告期而無投藥者余診其脈弦數所吐涎沫有膿水臭氣問之曰胸膈及肺經有痛哉答曰無疼痛於是乎雖疑似未決涎沫中有膿水者是癰膿也其證腫滿欬嗽喘呼經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大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肘腫大腹上為喘呼不能臥者標本俱病故肺為喘呼腎為水腫肺逆不能臥今察

之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也故投之以九味半夏湯加黃芪
桔梗用之一日寒熱止三日食進五日小水快利二十日
而雖諸證悉除筋縮足不伸不能起於床也經曰肝者食
甘而緩之故用四物湯二十日而起居如常全愈

○男子年四十有餘形良肥者患手足疼痛二年百方不
應至季春欬嗽吐涎沫食日減少欲絕穀胃經右不容至
天樞疼所吐者似膿水有臭氣診其脈微弦也醫俗以爲
危證矣余投之九味半夏湯一月而全愈也此雖其證異
今記於茲者金匱言咳嗽治屬飲家是也不知病因謾
投藥則令治不治也

也亦形肥盛者有爲半身不遂口眼喎斜疾或爲痺或爲
不仁者親視之以吾子言爲信矣然其證先賢所謂中風
病也今爲飲病者與古人大齟齬也以子言爲是則古人
非歟子今生於千載之后出奇論謾吐大言而令人狐疑
鑿家立言一違則殺人猶白刃一人誤千萬人也古人謂
半身不遂者與今吾子所謂半身不遂者有異歟答曰古
人謂半身不遂者王安道所謂真中風也今余所言者其
證似風狀而其因非風所謂飲也靈樞經刺節真邪篇曰
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
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
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

骨痺搏於筋則為筋攣搏於脈中為血閉不通則為癱搏
 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
 氣去去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
 搖氣往來行則為痺留不去則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
 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
 邪氣獨留發為偏枯蓋虛風其入深內居榮衛久而不去
 則年逾四旬榮衛稍衰則真氣去虛邪獨留為偏枯也虛
虛邪者靈樞九宮 枯者枯槁也風者陽氣也能燥物是以
八風篇宜參考也 邪風居於榮衛久則令液燥而枯槁也故金匱中風治方
 候氏黑散風引湯方中以牡蠣龍骨礬石石脂等瀋藥者
 是令液不燥者也唐宋以來方書中風治方偶雖有地黃

當歸潤藥多以半夏南星等燥藥者是不知真中風以飲
 病謾混風證也余所謂飲病者異風證也其外證者以半
 身不遂口眼喎斜四肢不用者視之則相似風證者也風
 證者枯槁也飲病者非枯槁者形似著痺四肢滿閉也語
 言不正者風證者舌強語言不正也飲病語言不正者非
 舌強者舌滿閉語言不正也飲病者手足有微腫與風證
 枯槁者不相同也故以半夏燥藥兼滲利之藥者治飲之
 主方也亦以防風桂枝驅風藥兼牡蠣龍骨瀉藥者治風
 之主方也學者察焉
 或問曰王安道出舉河間東垣彥修三賢之說真中風類
 中風之名義始明也然今吾子鑿論飲病為異說三賢之

說亦不可廢爲如之何哉答曰王安道鑿傑卓然者也非愚之所及謹而觀察於內經安道有所未及者也舉三賢之說以三因唱一口而謂類中風而不謂病名以形狀相似謾稱類中風者所以不知其因也

河間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亦非外中於風由乎將息失宣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是以心火爲其因者也今心火暴甚腎水虛衰而不能制火者何止中風一證而已哉實腎水虛衰而不能制火心火既暴甚則非鑿療所及也愚按河間所論者真中風歟虛邪入於榮衛虛邪者風氣也風氣陽邪也是以

虛邪入於榮衛久而不愈則令津液燥至此時腎水虛衰榮衛微而三焦不能御則邪氣獨熾盛極甚而其變不可舉數也經曰搏又曰留不愈又曰客於身半又曰其入深然河間曰非外中於風心火暴甚者不通論也

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是亦不通論也人年逾四旬後有此疾以此爲本氣病主乎氣歟蓋人年四十以上有此疾者經曰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也然東垣言真氣去者未言邪氣獨留者昔日李東垣所視病者察之年四十以上肥盛者口眼喎斜而半身不遂者歟此非風病而

當飲病知非中風而謂非外來風邪者可也其因雖知非風未知飲病謾以氣為主而誤治有連年月不已者也彥修曰西北氣寒爲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是在東南則爲濕在西北則爲風而真中風類中風執兩端者也雖知似中風非中風者未知其病因謾以濕主之乎巧言曰熱生風其意未能離風者也河間東垣彥修出而一病分四因後學者惑多岐治方彼此相違而連年月不已者是誰謬哉此三子者醫中賢者也比之仲景則外堂未入室仲景氏醫家之聖者也

河間主乎火者愚按虛邪入榮衛則燥精液也壯歲時榮衛盛而不知其燥年四十以上腎氣衰榮衛微則虛邪獨盛而令精液燥也所燥精液者虛邪也以其虛邪爲心火歟河間所視病者多火證歟故治火病者以河間爲詳也然以風證混火病者劉河間一癖也

東垣主氣者愚按虛風入於榮衛飲亦入於榮衛雖其邪久而不去壯歲之時不覺之年逾四旬腎氣稍衰榮衛微而不能防其邪則邪獨盛而或爲痺或爲不仁或爲半身不遂等疾也東垣不言其邪以腎氣虛衰榮衛之微者爲本氣之病歟以此治內傷病者莫如東垣也

彥修主乎濕者愚按雖知其形狀似中風而非中風遂無明其因其形狀以似著痺者牽強而主乎濕歟然其因以

地濕則混肉痿痿論篇曰居處相濕肌肉濡漬而不仁亦發為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濕地也亦西北有風病而東南無風病者不通論也九宮八風篇參考則其理自解彥修不識仲景氏仲景氏所謂痰者四飲中之一證而飲走於腸間瀝々有聲謂之痰飲也濕土生痰者仲景氏所不言也言濕土生痰者以胃中濕火為痰歟將涎沫為痰歟非仲景氏所謂痰也亦熱生風者何風哉夫風者有內風有外風所謂內風者河間言肝木之風是也所謂外風者外來之風是也熱生風之義俟來哲而已蓋有似中風而非中風者也非三賢先出而孰能知之哉後世有功干醫家者此三賢也

王安道虞天民論之未詳安道曰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

之證強引風合論之所以真偽不分而名實相紊又曰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為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是無歸一論謾舉三子之說冷後人狐疑者也

虞天民曰古人論中風者言其證也三先生論中風者言其因也是亦巧言而論之非歸一論也蝦躍不出斗是之謂歟

醫壘元戎曰酒濕之為病亦能作痺證口眼喎斜半身不遂渾似中風舌強不正當瀉濕毒不可作風病治之而汗也愚以為不然肥盛者多有此疾飲酒人多肥盛是以為酒濕歟非酒客而肥盛者亦有此疾酒客肥盛者以有半身不遂疾為酒濕則非酒客而肥盛者有半身不遂疾者

爲何病哉王海藏偶雖述善言迂遠而不通論也余之所
不取也

或問曰卒然昏倒而不識人事牙關緊急口吐涎沫聲如
鼾睡半身不遂其甚者且發夕死名曰卒中風往々視之
其形肥盛者多患之似吾子所謂飲病而此飲病則更重
病也其輕者曰類中風其重者曰真中風歟亦卒中風有
真與類歟答曰然也余狐疑有年于此謂卒中風者往往
視之必死也亦卒倒不識人事者間有復者其後視之所
謂類中風也其形狀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語言不正者治
之愈者間有之愚按飲邪居榮衛久而不去腎氣衰後榮
衛微而不能防邪飲邪急入於胸膈蒸於心肺則不識人

至此時真氣實者復氣而始識人事也飲邪入於胸膈暴
甚乘心肺真氣虛則不能勝邪而且發夕死是內攻甚者
也或亦曰要略中風篇曰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
舌即難言口吐涎以此舉世爲真中風然今是等證爲飲
病而謂非真中風者有何據哉答曰今所謂卒中風者視
之不識人而不語者多難治欲言語言不正者易治經曰
腑病易治臟病難治是以察之仲景氏所謂不識人者舌
難言者與今所謂不識人者舌難言者不相同也今視所
病者卒暴而必死者多矣仲景謂不識人而未言死也仲
景氏所謂中風病不識人者邪入於腑者淺而易治亦舌
即難言者邪入於臟深而難治也仲景氏謂不識人者按

之金匱要略防已地黃湯方下曰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也沉目南曰此少陰時令感冒風火入心是為溫熱之制非治中風之方乃編書者誤入蓋沉目南者外張機堂未入於室歟余所視病者年三十有餘而形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三月而後口眼喎斜語言不正也百方不應而死矣於此乎是如狂狀妄行獨語者風邪入於腑者歟仲景氏所謂不識人者是也今所謂卒中風者多不語也仲景氏所謂舌即難言者非不語之義欲言語言不正也亦聲如鼾睡者仲景不言之考之鼾睡常有之者皆肥盛人也瘦人無有之者卒倒而聲如鼾睡者皆飲證也今卒倒不識人牙關緊急口吐涎口眼喎斜半身不遂者其脈多弦數也要略曰脈微而數中風使然仲景氏言中風脈狀與今卒倒者其脈狀不相合弦數者飲病脈也

唐宋以來治中風藥劑多用半夏南星之燥藥是以涎沫壅盛用燥劑者非治風方以此察之先輩知非風者歟唐宋以來至其治方兼飲病治方而至論之不謂飲也脈經曰一臂不遂時移在一臂其脈沉細非也必有飲在上焦是王叔咏先出舉飲一證今述臆說雖似異說恐非過論先輩謂非風者皆吾徒也

或曰沉目南曰扁鵲治號太子之尸厥俗謂之類中風金匱謂之卒厥以此察之號太子之尸厥與今所謂類中風其名異而其病相同治之愈者血氣入於腑不愈者氣血入於臟也吾子以此證為飲邪內攻者難信矣答曰沉目南言余未信焉越人視號太子之病而名尸厥者按之其

病名以形狀言之者歟厥逆卒倒而無所知者其形如屍故名曰尸厥號大子之尸厥者內經所謂關格歟此其陽脈下遂陰脈上爭者難經所謂陽乘脈也陽猥犯於陰位以此陰爭位激如弦陽先入於陰中故陰失於其位而溢入於尺也又其證會氣閉而不通故越人治之取外三陽五會者關格之治法也經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臟內傷越人取三陽五會者開之術關格之治法也余所謂飲邪內攻者卒倒無所知以其形狀謂之尸厥或謂之卒厥則可也其謂與血氣入於藏府者相同則不可也蓋陰陽俱溢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臟內傷者與血氣入於臟腑者相同歟

以俟來哲

今肥盛之人年逾四旬或五旬後有胸痛者庸士未詳其病因謾謂之心痛者非也愚按飲邪蒸於心肺則其始胸膈隱々痛急上衝敗於心肺則或吐血或吐涎沫卒然死也經曰胸痛少氣水氣在臟腑也是之謂也或問曰吾子所謂飲之胸痛與心痛其形狀何以別知之哉答曰真心痛有論無治方矣金匱胸痺心痛篇論心痛詳也又有九痛九治九種心痛也所謂九種心痛者三因方曰虫痛疰痛風痛悸痛食痛飲痛冷痛熱痛往來痛也余所謂胸痛者陳無擇所謂飲痛是也飲邪心痛者有緩有急也肥盛人年逾四旬後有頭目昏眩或惡心煩悶如在風雲之中

或肩背痛或脇下痛至肩背及頭痛或胸痛等證而連年
月死亦不旬日死矣亦胸痛者其始發時慢々痛至死甚
急也且發夕死者皆飲邪內攻者也此證以無半身不遂
口眼喎斜等外證謾謂厥證或謂心痛為不治之病矣今
胸痛者詳其因而飲邪胸痛其微時治之十全七八歟此
證雖壯歲人肥盛而以酒為漿入房過度者間有之矣
或亦問曰飲之胸痛與脚氣衝心者相似何以別知之哉
答曰脚氣家之義吾雖未詳審私聞之今所謂脚氣者上
古所謂厥也素問厥論舉六經形證也今所謂脚氣腫滿
者脚膝酸痛或脚弱或麻痺不仁而發腫不日而衝心者
其痛一陳如裂止而又發其死在且夕也余所謂飲邪胸

痛者形肥盛者胸膈隱々痛與脚氣衝心痛如裂者異也
飲邪亦暴甚乘於心肺內攻則其痛與脚氣衝心者雖無
異其因不相同飲邪者察其外証有飲者焉詳其脈證而
彼此勿混矣亦飲腫欲已發時有心下悸者庸工有謂之
脚氣衝心者飲腫心下悸者水在腎者也其證似怔忡而
非怔忡惕々然如恐與脚氣衝心其痛如裂者異也亦飲
腫當欲已發日其人遠行而足痠痛或麻痺不仁而發腫
者庸工謾為脚氣腫滿矣蓋水者就下者也故飲腫亦從
足始也夫腫從足發者脚氣腫與飲腫雖難別知察素有
飲者詳其形狀與脈症而勿之混矣唐宋以來所謂風毒
脚氣與仲景氏所謂脚氣冲心者異也仲景氏所謂脚氣

衝心者非腫滿之義歟脚膝墜腫痛甚則惡心煩悶已衝心則卒倒有不識人者與今所謂腫滿內攻而衝心者異也千金外臺有脚氣之名而無脚氣之義矣濕熱蒸氣以足常履之為脚氣腫也蓋遇陰雨或臥濕地而發腫者為何腫滿歟千金曰夫風毒之氣皆起於地地寒暑風濕皆作蒸氣足常履之所以風毒之中人也必先中脚久而不瘥遍及四肢腹背頭也微時不覺痼滯乃知愚按外感濕熱蒸氣而發腫者名脚氣腫滿歟夫腫脹之疾或厥或飲腫或水腫或外感濕熱蒸氣或血氣俱熱遂生瘡疥變為腫滿各別也

今侯伯富貴之人有患厥者其人以酒為漿醉以入房以

嗜欲勞其目淫邪惑其心者患厥矣經曰陽氣衰於下則

為寒厥陰氣衰於下為熱厥蓋厥證發腫之義見厥論亦

常居於大廈者患厥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已

則多陽多陰則變多陽則變多陰

今侯伯富貴之人田獵入於山林幽谷或馮河而後有發

腫者謂之風毒脚氣也愚按此證感濕熱蒸氣而雖患之

亦感毒虫等遺毒而發腫者有之歟夫山林幽谷其樹垂

枝布葉草離々不通風氣而不能散毒虫之遺毒誤履之

者有所中其毒氣者歟是痧脹家所起也余昔日行田舍

親視中毒地者毒地螫於足指頭瞬目際發腫至膝矣田

舍翁告之曰毒地螫之則直以茅結之所螫之處灸之次

以礬石入於冷水以螫處浸之水則其毒浮水面而解其
 治遲則毒氣入於腹死矣於是乎隨其言即愈也前漢書
 田儉傳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即斬足名蝮蠱螫也
 又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啣草木以泄氣草木即死以
 此可知毒氣大甚也凡疾從外入於內者危篤之證也瘡
 疥變發腫者其治遲則其死急也吾徒察焉

或亦問曰侯伯富貴之人田獵而後有患風毒脚氣者蓋
 貴人公子雖田獵入於山谷不能獨行與從者俱行從者
 患之少而貴人公子患之者多何哉答曰貴人公子常居
 於大厦其皮膚薄弱也譬如幽谷之樹軟弱又行不車馬
 肩輿而自履地少故足皮膚亦軟弱也此人田獵入於山

谷或入於別莊當風取涼醉以入房也

別莊者鑿門常少人煙故多陰濕也

從者常居於邸舍邸舍者日月直至席風氣能通以此庶
 人譬如向陽之樹皮膚堅實亦自履地多足皮膚堅實也
 以此中毒少也亦從者使令於君有禮飲酒不及亂矣彼
 侯伯富貴之人與庶人不可同日而談也

風毒脚氣之治驗

○婦人年二十有餘孟秋遠行而後足痠痛有寒熱發腫
 足至面部余診之其脈弦數而左右足有赤點以為毒脚
 氣故以鍼悉放之取紫黑血投之以敗毒散不旬日而愈
 不知偶中否記茲而俟來哲矣蓋脚氣腫非一端而治方
 亦各別也今余所治者是止風毒脚氣治方也

或曰痰者金匱要略四飲之一也其治方用溫藥後世之方書多以爲火證故論也治也比仲景豈止天淵後世所謂痰與仲景氏所謂痰同名而異類者歟抑痰與飲爲異名異證者歟答曰後世方書所論者多火證金匱痰飲病篇有痰名不言火病痰之字始出金匱也仲景雖未言火病痰字從疒从炎以此後人本乎痰之字義發明之謂飲中火證歟夫火者有君火有相火有虛火有實火古人論之詳也鑽木生火金石相合生火積油百石久則生火塵芥多積則生火是自然之理也至其變不可測者也人身中所積者水穀也水穀入於胃中而所腐熟之者三焦之氣使然也胃中水穀其氣清者爲營濁者爲衛其糟粕相

分而出於二竅而無滯滯者平人也有微滯則鬱蒸而生火爲病也蓋塵芥乾則無火塵芥中有水濕氣則能生火是濕火也腸胃中物滯則生火是腸胃中之濕火也其火熾然盛則煎熬津液其變不可舉數也其所病形狀非一者火無正體應物爲象也蓋臟腑經絡氣血之虛實人人不相同是以病狀多端也金匱所謂痰飲者溢飲也飲水溢入於肌皮腸胃之外久而不去則走於內入於腸間也後世所謂痰者非溢飲水穀入於胃中微滯則生火爲病內外異而其因不相同也唐宋以後方書胃中之濕火治方盡焉然不分內外而飲病與火病混雜者有所未盡焉彥修曰濕土生痰者非長沙所謂痰也或問曰津

液順行則無病凝滯則為病其外證吐如濁涕物名之曰痰也故先哲曰津液化為痰或曰人身之痰如長流之水貴于順行夫痰者從胃家來彥脩所謂濕土生痰者是仲景所未發言也非彥修孰言之哉今以彥修言為非者何哉答曰唐宋以來至彥修雖發仲景不言之秘其名混痰者不可也經曰腎主液蓋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津液凝滯而為粘唾涎沫吐之從胃管來是以金匱曰欬嗽治屬飲家唐宋以下咳嗽治以屬飲家而牽強混痰飲矣仲景氏所謂痰者飲水走於腸間漚々有聲者是也今汝所謂如濁涕者非痰又非粘唾涎沫上古有名歟吾孤陋學未知其名余竊思今所吐如濁涕者肺氣薰蒸而粘著

喉管為浮濁歟譬如煙管脂

如濁涕者入於水中浮水面肺癰膿水入之水中則沉也

吐粘唾涎沫者其治屬飲家肺管浮濁者其治屬肺家歟肺平則喉管無浮濁肺熱則浮濁多其治清肺浮濁自消也方書所載溫肺湯方下曰治肺感寒邪咳嗽而吐痰者其方察之青龍湯變方而飲家之藥也此方治咳嗽吐粘唾涎沫者方中有溫熱之藥物此以謾謂肺感寒邪者盡蛇添足者也咳嗽吐粘唾涎沫者非所關肺家矣此方雖應病奇名溫肺者妄哉青龍湯知傷寒家之藥劑未知飲家之主藥彥脩所謂痰者胃中濕火也今所謂熱痰者多屬於肺家濕痰者屬於飲家也或曰半身不遂者有左右之別先哲以氣血別之吾子隨

此說歟答曰以氣血別左右者醫家之定法也今視腫病者其腫有左多者或有右多者而腫病有偏腫不可無疑也按之素有積者其積在左則腫亦左多其積在右者其腫亦右多是其積在處充塞而氣道為之滯滯者也氣滯處湊邪氣而偏腫也今半身不遂者有左右之別者是亦有積者氣道滯滯而湊邪氣而為偏也蓋腫脹病為偏者是飲腫也今余以所歷試者記之也

或曰前所謂飲腫之治方既聞之飲病之半身不遂者治方未聞焉答曰飲病為腫或半身不遂者雖其形狀非一其病因相同是以治方無異今余所治者偶中而幸免者歟數年所歷試以有功者謾陳之如左

○婦人年四十有餘肥盛者卒然口眼喎斜右手足微麻痺診其脈弦無他證是飲病也投之以九味半夏湯二旬而全愈

○男子年四旬非肥盛亦非瘦者一日為沐浴半身覺湯之氣半身不覺之無餘證是半身不仁者也用九味半夏湯二十日而全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形稍肥左右手持重不能持輕足不得履眼精不見遠面部及手足俱有微水氣而無他證其脈微弦治方九味半夏湯兼腎氣丸用之三月而愈

○男子素瘦者年五十有餘右手持重不能持輕無他證其脈微弦也治方同前五十日全愈

○婦人年五十有餘肥盛者卒然右半身不遂口眼喎斜口流涎其脈弦用九味半夏湯三十日而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素肥盛今少痿卒然昏倒牙關緊急口吐涎不識人一醫先行灸之刺之用以蕪香圓復氣識人事余後至病者自應對曰前覺手足之麻痺昨日舌強語言不正今日心下悸卒倒不識人事矣診其脈急弦而氣息微急也用小青龍湯少間安後用九味半夏湯兼腎氣丸二月而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肥盛者一日久坐不語也家人曰常嗜膏粱今日酒肉大過是必停滯食歟余診其脈弦而數以爲飲邪蒸於心肺證也用小青龍湯一日而半身不遂

欲言語言不正有熱精神恍惚於是乎用太青龍湯旬日其熱退而用九味半夏湯五十日而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肥盛者卒倒不識人聲如鼾睡口流涎而不語也諸藥不應於是乎庸工謾灸天樞氣海以艾草徑五六分者不醒一晝夜醫俗謂之卒中風必死也診其脈緊而數愚按此飲邪蒸於心肺證也投之以小青龍湯復氣而識人事後九味半夏湯用之三十日而愈

○男子年七十肥盛者口眼喎斜手足麻痺咳嗽小水短赤腰至足有水氣其脈微弦也投之九味半夏湯加肉桂芍藥數月而愈

○婦人年五十有餘肥盛者手足痺而氣息微急診之其

脈微弦也是必發腫如余言足至腰發腫投之九味半夏湯加肉桂芍藥三十日腫愈而後脚膝軟弱不能起於床也於是乎用腎氣丸一月而起臥如常全愈也或曰腫愈後脚膝軟弱者素脚氣腫也吾子不以脚氣腫之治方而為飲腫何哉曰今腫病後視脚膝軟弱而不能起於床或筋縮不能屈伸者謾為脚氣之說似是而非歟夫腫脹病之治方多以滲利燥劑故多服則精液俱燥也以此筋縮不伸或筋緩不能起於床也筋急者以甘藥緩之筋緩者以腎氣丸等滋補之劑則復故也此證謾為脚氣腫之說者脚氣腫與飲腫所以不心解也蓋留飲發腫日年四十以上腎氣衰後或雖壯歲者入房過度者間有之也仲景

氏以桂苓朮甘湯腎氣丸為主藥者奇哉吾徒察焉

○男子年四十有餘肥盛者渴飲水惡心吐涎沫夜發熱診其脈弦而數也以爲肺水投之九味半夏湯加乾姜枳實一月而全愈

○男子年五十有餘素肥盛今少瘦孟冬至季冬睡眠則驚而喘面部至足有微腫其脈右獨弦知爲飲病而用九味半夏湯兼腎氣丸三月全愈春至秋身體益輕而起居安倍常也余告之曰汝今留飲既除形容枯槁雖似有病者肌肉堅實也謾無食膏粱之味服滋補之藥而食淡薄則應得長生矣彼信用俗言不肯而多食膏粱及服滋補之藥而後濯々然肥盛也自曰吾前誤服庸醫之藥成瘵

人也今服良藥而得復舊也又孟冬發微腫至春洪腫治之至季春腫少減而卒然左半身不遂也醫祈百計不驗而至秋死矣愚夫不知調護而自就於死地也彼腫病未除而為半身不遂矣腫病與半身不遂其因一也以此可知余言不妄也

健忘之證庸工謾為虛家者多愚按肥盛者年逾四旬後如在風雲之中而有健忘者是飲邪蒸於心肺微者也依飲病治方得效者間有之其形狀與脈證詳察而勿誤治矣

或問曰肥盛者有半身不遂等之證而有或笑或哭或怒者何氣使然哉曰是亦飲邪蒸於心肺則精神恍惚而如

無智飲邪在五臟則見五臟之形證也是皆依飲病之治方得效者間有之矣蓋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者風證也男女脇下痛引肩背或肩背引手痛亦噎或咳嗽則痛甚此證多懸飲也今依飲病之治方得全效者間有之也

肥盛人年逾四旬或五六十而有手足走痛或短氣者庸工謾為痛風誤治而死者多是留飲之四肢歷節痛也依飲病之治方得全效者間有之也蓋飲邪走痛有變而為腫者其腫視發足者庸工謾為脚氣腫是所以不知脚氣腫也

肥盛人年逾四旬或五六十後四肢滿閉不便其形如腫而不能行路起居不安或雖舉手不至頭上或腰痛不伸

也庸工誤治而為廢人者多矣余所治者男子年六十有餘形肥盛四肢滿閉不便為廢人十有五年也依飲病之治方得全效矣金匱曰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是也

肥盛者年逾四旬或五六十而胸痛而無他證其甚者且發夕死或胸痛數日隱々痛一時大痛死或眩暈數月後吐血死矣余先不知其病因束手見斃而今已知其因而依飲病治方得效者間有之也

右數證庸工誤治而就於死地者多矣是誰謬哉唐宋以來方書以胃中之濕火為痰水火混不相分者所以飲病不心解也金匱所述四飲六證效唾引痛或身體疼重或

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或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或吐涎沫欲飲水或少氣身重或脇下支滿或心下悸或背寒或脇下痛引缺盆或四肢歷節痛或滿喘欬吐背痛腰痛目泣自出此諸證所歷試者多肥盛之人也

或問曰肥盛者多有發癰腫者也親視之是以醫俗相傳云肥盛者間患癰以灸艾預防之可也是亦為飲病歟將風證歟經曰虛邪之中入也不通則為癰以此察之風證亦為癰腫肥盛者有發癰腫則飲亦發癰歟答曰汝所謂肥盛者發癰其因皆飲也靈樞八十一篇曰寒邪客於經絡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腐肉腐肉則為膿仲景氏論飲謂

之水也水者其氣寒也故治飲之方中用溫藥也其飲水稽留于經絡之中則壅塞而衛氣不能行衛氣凝滯處熱而腐肉為膿也夫肥盛者有半身不遂而後發癱或先發癱而後為水腫者也肥盛者壯歲時患癱者雖間有之然什之二三而已四十以上腎氣衰後患之者多有之矣先分其飲與風若因飲則除飲水調榮衛而可得全效也方至半夏湯無參芪歸木之類輔佐之可也矣
前所論諸證肥盛者年四十以上腎氣衰後多有之壯歲者雖無有之其人以酒為漿醉以入房過度者間有之也或曰腫脹病與半身不遂者其治方以腎氣丸青龍湯半夏湯類為主方腫疾與半身不遂者其方不異者何哉曰

雖病狀異其因相同以此治方不異也然彼先此後此先彼後者臨變而用之者也用腎氣丸者人年逾四旬後腎氣衰而有此患腎氣盛則邪不能入也是內守之法也用半夏湯者防邪野戰法也

九味半夏湯方

- | | | | | |
|----|----|----|----|----|
| 半夏 | 外麻 | 猪苓 | 陳皮 | 澤瀉 |
| 茯苓 | 柴胡 | 甘艸 | 生薑 | |

右水煎半夏陳皮以陳舊物為佳者飲水久留不去則為腐水太腐水以陳舊之物為奇藥也二物俱能除腐水者也猪苓茯苓澤瀉三物滲利飲水柴胡推故生新而外麻俱能令清氣從左右而上達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也甘

草味諸藥不漏精液生薑除胸膈停飲是外提滲利之劑
 治飲之主方也仲景治飲之主方有甘遂半夏湯十棗湯
 大小青龍湯之類皆重劑也庸醫不可輕用者也於是余
 竊制一方而所歷試大有驗也名曰九味半夏湯也
 或謂余曰今日卒中風者且發而夕死夕發而且死多無
 治方也吾子是為飲病別有治方乎又肥盛者雖有溢飲
 壯歲時不覺之年四旬以上腎氣衰之後發腫或發半身
 不遂等疾者聞治方是皆已發之治方也類中風病先賢
 有未發治方此曰預防之方也吾子所謂飲病者有遠慮
 預防之者免於急煎於心肺內攻之患歟何不言未發之
 方哉雖預防之無其效歟曰吾前論遺之預防之方飲家

急務也今通編曰卒中風者溢飲內攻者也卒然發之者
 真氣實則間有復氣者也涉氣虛者多不治也預防之外
 無術也余從幼年至三十而形瘦三十有餘而肥至四十
 有餘益盛當此時遠行足懈怠或酸痛欲疾行氣急而不
 能行睡臥則寤睡響驚於隣家也於是始知飲因欲預防
 之而三折肱考之而朝食稀粥暮食單赤小豆和米而用之其功少
 食淡味不食膏粱味用以九味半夏湯數月而肥盛半減
 身體計之減三十斤而後身體輕無寤睡能熟睡而行履
 倍壯歲之時也以來告肥盛之人以此方也信於余言而
 朝食稀粥暮食單赤小豆斷膏粱之味者肥盛變成瘦人
 身體輕而無疾病者間有之也此方余自用之所有驗者

也今以赤小豆代米食之者溢飲預防之奇方也又肥盛者年逾四旬後從臍下至臍傍築々然有微動氣者賁豚微者也當此時半夏湯無以桂苓木甘湯桂枝加桂湯腎氣丸者是皆飲家之奇方也吾徒勿忽之也
古者飲食連言之也唐宋以來雖有傷食停食等之說至其論飲以酒濕而無水飲之說後世即置不講也蓋食者雖不以膏粱過則為病飲亦然矣雖不以酒過則水飲亦為病也故經曰渴暴多飲而溢入肌皮腸胃之外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水飲之停滯有腸胃內外之義也故仲景氏於金匱雖發其意後世知之者鮮矣余有多年所歷試者略記之示於吾家童蒙云時寶曆三年

癸酉冬十月東都朴庵石崎淳古玄素識

皇和寔曆四甲戌年孟春穀旦

皇都書林四甲六羊五卷錄且

癸酉冬十日東海林藏不訛新古文素篇

淇園詩話

皆川先生著

文語解

大典禪師著

島原詩話

六如上人著
付去八詩作後
可取者

皇都名勝詩集

小本一冊

續文變

大典禪師著

詠物百首

大田玩鷗先生著
及後詠物
詩多見

道得門卷

袁洲之書
全部之冊

日本歷史略

全四冊

春秋左氏傳考

明霞先生著
大典禪師校

全三冊

皇都書林

京師幸以中池下所

其書全孫之板

